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大 街 (下)
· 刘易斯卷 ·

【美】H. 刘易斯◎著 中森◎译

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大 街 (下)
· 刘易斯卷 ·

【美】H. 刘易斯◎著 中森◎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第十八章

—

卡罗尔匆匆忙忙去参加剧目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她对丛林相会的浪漫已失去了兴趣，但她却怀揣着对宗教的热情，想要全心全意地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对于这个镇上的喜剧迷来说排演邓赛尼的剧本有些困难，卡罗尔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想法，让他们排演《安德罗克里斯与狮子》，这是萧伯纳不久前刚出版的剧本。

剧目审查委员会由卡罗尔、维达·舍温、盖伊·波洛克、雷米埃·伍瑟斯庞和久恩尼塔·海多克组成，他们想到自己既能处理事务，又有艺术细胞，实在很高兴。

这一次的会议由维达主持，她借用伊莱莎·格雷太太公寓的客厅作为场所，这个客厅兼供膳食，里面挂着一幅格兰特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场的钢版画，还有一只能够看到立体图像的百宝箱，粗糙的地毯上沾满了神秘的污渍。

维达是个博采众长讲究实效的倡导者，她暗示她们应该有“一定的事务程序”和“一定的阅读时间”，但是因为无时间读书，也无人准确地知道事务的程序和文学的意义，所以她们不得不放弃了讲究实效。

卡罗尔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彬彬有礼地说：“对于我们第一次演什么戏大家有什么想法？”她想等到大家都没有高见后才提议《安德罗克里斯》这部戏。

盖伊·波洛克则急匆匆地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艺术，而不是简单愚蠢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应该出演经典的剧目，《造谣学校》怎么样？”

“为什么？——你不感觉这部戏出演的频率太高了吗？”

“是呀，出演得太多了”，正当卡罗尔欲说“那么萧伯纳怎么样”时，盖伊又继续了他的想法：“那么我们干脆演一部希腊悲剧，比如《暴君俄狄浦斯》。”

“为什么？我不认为……”

维达·舍温插话说，“我确信那部戏对我们而言太难了。现在我这里倒有会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剧本。”

她把剧本递过去，卡罗尔迟疑不决地接过那个薄薄的灰色小册子，书名为《麦金纳蒂的岳母》，是个闹剧，于是学校娱乐通讯栏中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爆笑闹剧，五名男演员和三名女演员出演，历时两小时，室内布景，在教堂和高级场所流行。

卡罗尔瞥了一眼剧本后看了看维达感觉她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这……这……哎，这只是……为什么，维达我本以为你是欣赏……哦……欣赏艺术的。”

维达皱着眉头说：“哦，艺术。是的。我的确喜欢艺术。艺术非常好。但是，归根结底只要我们有这个协会存在，我们出演什么剧目有关系吗？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当中无人提到的话题，那就是如果我们赚到了钱，我们用这些钱来做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给本镇的中学赠送一套斯托达德的《旅行演说全集》是个不错的主意。”

卡罗尔哭笑不得地说道：“但是亲爱的维达，我们不要演这种滑稽剧目吧——现在我想让大家演出的是经典的戏，比如萧伯纳的《安德罗克里

斯》，你们有谁读过这本书吗？”

“我读过，是部好戏。”盖伊·波洛克说。

接着雷米埃·伍瑟斯庞惊人地讲了一番话。

“我读过了公共图书馆的所有剧目，我是有备而来的。另外——但是我不认为您理解了《安德罗克里斯》的主题思想，肯尼科特抬头。我觉得女性思维太单纯而理解不了这些伤风败俗的作家的思想。我确定我不是在讽刺萧伯纳；我理解他在明尼阿波斯的精英阶层中是十分流行的；但同样——就我个人认为，他是个很逊色的作家！他所说的话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乡绅去听的话简直不堪入耳。他的剧本就我看来像是食而无味，他的剧本无论以何种语言呈现，都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艺术。现在，我手中有一部清新的戏剧，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情节。当我读这个剧本时都会开怀大笑。剧本名字是《他母亲的心》，描述的是一个大学生，和自由思想者，酒鬼赌徒一类人同流合污，但最后受到母亲的感化……”

久恩尼塔·海多克以讽刺的口吻插话道：“胡说，雷米埃！是母亲的感化吗！我说我们出演一流的剧目吧。我打赌我们能得到《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出版权，这部戏才是真正的戏剧。这部戏在纽约连续上演了十一个月之久！”

“若不会破费太多的话倒会很有趣！”维达回应道。卡罗尔是唯一一个对《来自坎卡基的姑娘》投反对票的人。

二

卡罗尔比自己想象得更不喜欢《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剧目。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俊俏姑娘为了替哥哥洗清伪造文件的罪名，成为纽约一名百万富翁的秘书，也兼任了其妻子的心腹。她曾经就有钱的弊端做过一次优秀的演讲，然而不久后自己便嫁给了百万富翁的儿子。

剧目中还有一个幽默的办事员。

卡罗尔意识到久恩尼塔·海多克和埃拉·斯托博迪都想演主角。但是她指定了久恩尼塔来演主角。久恩尼塔亲吻了卡罗尔，俨然一副协会新星的样子，她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部戏中我们所需要的是幽默和泼辣。这是美国戏剧所具有的，而欧洲戏剧望尘莫及。”

由卡罗尔选定，协会确认后，这部戏的角色分配为：

约翰·格里姆，百万富翁……………盖伊·波洛克
约翰·格里姆的妻子……………维达·舍温小姐
约翰·格里姆的儿子……………哈维·狄龙医生
约翰·格里姆的同业劲敌……………雷米埃·伍瑟斯庞
格里姆太太的朋友……………埃拉·斯托博迪小姐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哈罗德·海多克太太
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哥哥……………特里·古尔德医生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的母亲……………戴夫·戴尔太太
办事员……………丽塔·西蒙斯小姐
茶房……………默特尔·卡斯小姐
格里姆府上的女佣人……………肯尼科特太太
导演：肯尼科特太太

莫德·戴尔太太抱怨道：“我想我看起来十分老，以至于即使久恩尼塔比我大八个月我都可以做她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我所注意的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卡罗尔辩解说：“啊，亲爱的！你们两个人看起来的确是一样大。我选择你饰演母亲是因为你有迷人的神秘气息，你也知道，任何人化装戴上白色假发后都会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倍，同时我希望剧目中的母亲是甜美的。”

埃拉·斯托博迪认为自己很专业，她推测自己总饰演小角色是因为别人的阴谋和嫉妒，她一会儿嬉笑怒骂，一会儿又表现出基督徒的宽容。

卡罗尔暗示大家剧目若删减的话会更精彩，但是除了维达、盖伊和她自己外，其他演员对删掉一个句子都会大发牢骚，她不得不屈服。她安慰自己说无论如何，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导演和布景来完成的。

萨姆·克拉克在给他小学同学：波士顿萨尔维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珀西·布雷斯纳汉的信中大肆吹捧了戏剧协会。布雷斯纳汉寄来了一张百元大钞，萨姆本人添加了二十五元，一并给了卡罗尔，他大喊道：“给！这可以让你有模有样地开始组织演戏了！”

卡罗尔租用了市政大厅二楼两个月。春天里，协会的会员兴冲冲地涌进这个阴森的屋内发挥自己的才智。他们清理了屋内杂乱的旗杆旗布，选举票箱、传单和缺腿的椅子。他们搭建了戏台。戏台非常简单，仅仅是高于地板而已。戏台上的确是有可移动的幕布，幕布上还有十年前死去的一名药商的广告，但没有这些东西，戏台也就不是戏台了。房间两侧各有一个化妆间，一个为男性使用，另一个女性使用。化妆间的门同时也是戏台的入口，向演出厅敞开着。许多格菲尔草原镇公民由此第一次可以看到女主角赤裸的双臂。

布景有三种：一种在森林中，一种在穷人家中，还有一种是富豪官邸，最后这一种布景也可以用来客串火车站，办公室和芝加哥来的瑞典四重小乐队演出场景。灯光有强光，半光 and 全暗光三种变换。

在格菲尔草原镇这是唯一的剧院，被称作“歌剧院”。专业巡演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两个孤儿》、《美丽的模特儿奈莉》和《奥赛罗》，但现在电影已替代了走南闯北的巡演话剧。

卡罗尔布置了办公室、格里姆的客厅和坎卡基附近简陋的屋子，她想体现出现代的气息。卡罗尔大胆革新，利用相连的墙壁搭建布景，这在格菲尔草原镇是开天辟地的。演出室也由幕布的边翼隔开了，这大大方便了演出，因为观众须从墙边入场或出场，这样演员就不会遇到心怀叵测的人了。

剧本中简陋棚屋中的居民应该是和蔼明智的。卡罗尔为他们设计了简单的暖色布景。她可以想象得到戏剧的开始：黑暗中只有高脚椅子和椅子中间的桌子被来自舞台外的灯光照亮。最耀眼的是插着樱花草的亮堂堂的铜花瓶。模糊中，她感觉格里姆的客厅中仅仅有一些高高的白色圆拱而已。

但是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

她发现虽然年轻的剧作家热血沸腾，但是戏剧本身却不像汽车和电话那样来得实际。她发现简单的艺术需要排练来呈现。她发现呈现唯美的舞台效果简直像建造乔治风格的花园一样困难。

她阅读了她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舞台效果的书籍，她买了油漆和胶合板；她克服困难借来了家具和窗帘；她让肯尼科特做一些木工活。但是她遇到了灯光的难题。尽管肯尼科特和维达反对，她还是以协会作抵押从

尼阿波利斯那里购置了一台小型聚光灯、一排长条状灯、一个减光装置以及蓝色和琥珀色照明灯；就像天生的画家沉迷于色彩一样，卡罗尔整夜地忙于画布景，调试舞台灯光效果。

只有肯尼科特、盖伊和维达协助她。他们计量着如何把平面布景连成一堵墙，他们在窗边拉起黄色的窗帘，他们把铁炉子漆成黑色，他们还穿上围裙打扫卫生。协会的其他人会每天晚上去剧组，他们似乎很懂文艺，高人一等。他们借去了卡罗尔的舞台演出介绍，装模作样，似乎对剧目演出异常了解。

久恩尼塔·海多克、丽塔·西蒙斯和雷米埃·伍瑟斯庞坐在锯木架上，看到卡罗尔奋力地为第一幕的一个场景营造出合适的画面。

“我并非自命不凡，但是我相信我会在第一幕中有不凡的演出。”久恩尼塔自信地说。“我希望卡罗尔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她根本不懂着装。我想穿花裙子——通身红色——我跟她说：‘如果我穿这身红色衣服演出，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观众不会大吃一惊吗？’但是她却不同意。”

年轻的丽塔也说：“她太注重老套的细节，木工活和其他事情以至于她不能把握整体。现在我感觉如果我们能够有《小东西——哦，老天啊！》里面的布景将会非常棒。因为我在都卢斯市见识过超好的效果。但是她却根本不听。”

久恩尼塔叹了口气说：“我希望像埃塞尔·巴里莫尔那样做一场演说，就像她也在戏里一样。（有一次我和哈利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听过她的演说——我们坐在前排——我现在可以模仿她。）卡罗尔对我的建议置若罔闻。我不想批判，但是埃塞尔会比卡罗尔更懂得表演！”

“喂，大家觉得在第二幕中卡罗尔在壁炉后面安排长条状灯光合适吗？我告诉过她我们应该打上一束光，”雷米埃接着说，“并且我告诉过她在第一幕中窗口外用圆形幻画效果将会非常好，你们猜猜她说了什么？”

“是呀，如果艾利阿诺拉·杜茜演主角才好呢”。她说“另外第一幕的场景是晚上，你真是个天才技术师呀”。我说她很擅长讽刺。我一直在阅读书籍，并且我想如果不是她包办一切的话我可以营造圆形幻画场景。”

“是呀，还有另外一点。第一幕中演员应该从左边第一个门中走出来而不是从第三个门中走出。”久恩尼塔说。

“为什么只用白色幕布呢？什么事用白色幕布？”丽塔·西蒙斯插话

道。他们这些随从们盯着她真是无知至极。

三

卡罗尔并没有对他们的批判义愤填膺，她也没有对她们的突然迸发出来的知识感到气愤，因为她感觉他们能让她去设计布景已经够好了。但是喜剧排练的时候他们的矛盾爆发了。他们没人把排练喜剧看得像打桥牌那样正式，也没有像在圣公会那样毫不含糊。他们即使迟到半小时也毫不在乎，他们进入不了状态，或是早到十分钟。他们更让人伤心的做法是当卡罗尔提出反对意见时她们便耳语讲自己欲退出演出。他们打来电话说，“我不想出门了，因为这种天气会引起我的牙痛”，或者说，“今晚我不参加演出了，因为戴夫让我陪他打扑克牌”。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多数演员会来到排练现场了；他们也熟悉了自己的角色，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能出演得符合人物的性格了。而此时卡罗尔突然发现自己和盖伊·波洛克才是不称职的演员。而雷米埃·伍瑟斯庞却演得非常好。这个演出中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并且她对自己作为女佣的几个句子重复了十五次感到非常乏味。盖伊捋着自己软绵绵的胡子，看上去很不自在，她把格雷姆打扮成了木头人。但是雷米埃出演坏人却没有丝毫的不自在。他的脑海中全是自己的角色，他的演出让人叫好。

有一晚盖伊演出时不再羞怯了，这让卡罗尔感觉到戏剧的成功是有希望的。但是就是从那晚开始戏剧的状况日渐不尽人意。他们开始厌烦。

“我们对自己的角色了如指掌，那让我们排练到厌烦的地步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抱怨道。他们开始心不在焉；他们玩弄贵重的灯饰；他们咯咯发笑，当卡罗尔教多愁善感的默特尔·卡斯演幽默的办事员时；他们演除了《来自坎卡基的姑娘》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特里·古尔德大夫随意演了自己的角色后竟演了《哈姆雷特》里的一段独白，赢得了掌声。甚至雷米埃也失去了耐心，开始尝试曳步舞。

卡罗尔对全体人员说。“我希望这些毫无意义的动作都停下。我们需要回到正题上了。”久尼恩塔带头起哄说：“卡罗尔不要太强势好不好。毕竟我们大家是因为这部戏有意思才来排练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娱乐，那么为什么——”

“对呀！”一些声音附和着。

“你曾经说过生活在格菲尔草原镇的市民生活很无趣。现在我们找到了有趣的事情做，为什么你阻止我们呢？”

卡罗尔说：“我不知道我能否解释清楚我的本意。看连环画和欣赏莫奈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想要其中的乐趣。只是——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尽力去演一部好戏会减少乐趣。”说到这里她兴奋起来；连声音都变了；她没有盯着眼前的剧组的人员而是盯着哪位在幕布两侧的涂鸦。

“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了解创作美好事物的‘乐趣’，那种骄傲，那种满足和那种神圣！”

剧组中的人都迟疑地看着彼此，在格菲尔草原镇，提及神圣是有失体统的，除非是在教堂，在星期天的十点半到十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做，我们就应该做好；我们必须自律。”

人们又一次感到可笑，觉得尴尬。她们不想再面对这个疯女人了。她们准备参加排戏。卡罗尔并没有听到坐在前排的久尼恩塔对莫德·戴尔气愤地说：“如果她感觉在她这部逊色的旧戏上浪费精力是有趣和神圣的话，我才不这么认为！”

四

那年春天卡罗尔看了一场来格菲尔草原镇演出的专业戏剧。那是“在帆布帐篷里演出的生动活泼的新剧种”。演员们非常努力，他们吹铜号还要卖门票；每演完一戏唱《六月里来月儿明》的歌曲时，演员们还要开始推销温特格林医生专治心脏病、肺病、肾病和肠胃病的特效药。那天他们演了《戴着阔边太阳帽的内尔，奥扎克斯山区——喜剧》，剧中演员威瑟比·布斯贝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啊，城里的先生呀，你对不起我们的小姑娘，我们山背后的神枪手不会饶恕你！”观众都很佩服布斯贝先生的演出。他们被他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忍不住跺起脚来。有个家伙把圈儿并挂在叉子上，模仿起城里贵妇人用长柄眼镜式望远镜看歌剧的样子，把观众逗得很开心。不过他们也很同情布斯贝的小女儿内尔。落幕后，观众们静静地听布斯贝先生推销可以治疗绦虫的特效药。为了证实说法，他还拿出药水瓶，人们看到很多白色绦虫浮在发黄了的酒精上，十分吓人。

卡罗尔摇了摇头。“久尼恩塔是对的。我是愚蠢的。什么戏剧的神圣！萧伯纳！《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戏的问题在于对于格菲尔草原镇居民来说太神秘莫测了！”

她以书中的一些话来聊以自慰：“普通人的高贵本性”、“欣赏美好事物需要机会”，以及“民主的有力支撑，”但是这些积极的句子在观众中滑稽小伙儿的一句话“不错，我就是个小不点儿”面前显得很苍白无力。她想放弃这部戏，放弃协会，放弃这个城镇。当她随肯尼科特走出帐篷走在城镇布满灰尘的小路上时，她瞥了一眼这个木屋小镇，她想她不要在这儿待到甚至是明天了。是伯恩斯塔姆和《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戏的门票全部售出这一事实给了她力量。

伯恩斯塔姆经常来比阿这里。每晚她总是坐在后面的台阶上。有一次他看到了卡罗尔，便喃喃地对她说：“希望你能演出一部好戏。如果你不能的话，就没人能了。”

五

一个伟大的夜晚；演出之夜来临了。两个化妆间内都是演员，他们忙得团团转，甚至面色惨白。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像艾拉一样专业，他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剧组中跑过龙套，现在他正在给演员化妆，但是他还是忘不了炫耀一下他的专业。“站好别动！天哪，如果你老是动来动去我怎么给你涂黑眼脸呢？”演员说：“我说戴尔，给我的鼻子涂点胭脂——你给丽塔小姐涂了——哎，你简直没有给我化妆呢。”他们显得很专业。他们看了戴尔的化妆盒，闻了闻化妆油的味道，每一分钟他们都会跑出去从窗帘的缝隙中向外看，他们又跑回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假发和服装，他们看到白色粉刷过的墙上的铅笔字：“弗洛拉·弗兰德斯喜剧团和“这儿是叫化子卖唱的场子”，他们感觉自己而那些败落的演员是同路之人。

卡罗尔穿着女佣的衣服，聪明地劝说着临时在台上的人把第一幕的布景设置好了，她又向肯尼科特挥手，告诉这个临时电工说，“别忘记在第二幕接近尾声时将灯调成琥珀色，”接着她又溜出去问售票员能否弄到更多的椅子，她还提醒已经吓坏了的默特尔·卡斯当约翰·格里姆说“雷迪，过来”时记得把废纸篓打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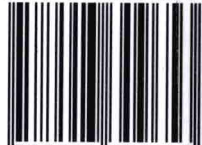
辛克莱·刘易斯一生创作二十多部作品。1920年，他以《大街》一举成名，该作品被认为是他的最优秀之作。1926年他获得普利策文学奖，但他拒绝受奖，以抗议保守派对《大街》的非难。他善于描绘小镇风貌，刻画市侩典型，嘲弄“美国生活方式”，充满讽刺、诙谐，风格粗犷、直率。这一切，也是美国新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他的叙述艺术充满了活力，生动而形象，他以机智的幽默开创新出了全新的风格。”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ISBN 978-7-5133-0965-3



9 787513 309653 >

定价：64.00元(全二册)